



# 静谧的黄昏

□冷月

应朋友相邀去乡下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晚饭后，我独自出去走走，把一屋子的热闹甩在身后。

时值端午后，多雨，但那天天气晴好。此刻，太阳已经悄悄躲到山后，余晖还未散尽，一抹绯红的云霞，丝绒一般飘着，不肯褪去。天空湛蓝湛蓝的，纯净如宝石。

最舍不得太阳的应该是向日葵，瞧，它依然仰着金色的圆脸，痴痴地向着西边，守望着。向日葵脚下绿油油的一片，是胆小的花生。夜幕还未降临，它们却早早地关上门，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？金黄的小花，躲在屋里好奇地窥探着周围的世界。葡萄热情地捧出绿色的珠玉，是要招待我这个回乡的人儿吧？

西边那一抹红霞已经消散，夜色渐渐袭来，天空变成深蓝色，大海般澄澈。远处的田野由葱绿变成了墨绿。没有横坐牛背的牧童信马由缰吹响短笛，没有荷锄晚归的老农穿过绿色的田间小路悠悠地回家，也没有袅袅炊烟飘飘忽忽地升起。掩映在绿色树林、玉米林和秧苗之间的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上，走着两三个悠闲散步的人。

没有风，没有鸟鸣，也没有人声，静谧笼罩着乡间山野。此刻，这美丽的时空与万物仿佛独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样静谧的黄昏，我在哪里见过呢？是在儿时的记忆里？初夏，天还不太热，晚饭后，我们把小桌凳摆在院子里，周围是菜地和田野。各种蔬菜和瓜果的清香扑鼻而来，融

入碗里，那简单的饭菜也变得格外可口。吃完晚饭，再啃一个玉米棒子，或者随手摘一条小黄瓜，咬一口，清香脆嫩，真是世间难得的美味。

这样静谧的黄昏，我在哪里见过呢？是在唐诗宋词里？黄昏之于古人，总是带着诗意与失意，美丽而忧伤。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李商隐早已把黄昏烙上了无尽的哀愁和惋惜。而李清照“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，更是把黄昏的愁绪推向每一个爱她的人。只有林逋，以黄昏为背景，为他深爱的梅花描摹了一幅高洁幽雅的画面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这一群向我走来的文人墨客中，还是陶渊明最潇洒：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在喧嚣的尘世，始终保持一颗纯洁的初心，这是何其可贵！黄昏真美——孤独、宁静的美，不惹尘埃的美。

这样静谧的黄昏，我在哪里见过呢？是在梭罗的瓦尔登湖畔？这个曾厌倦了城市文明的孤独旅者无疑是喜欢黄昏的，他写道：“这是一个惬意的傍晚，整个身子是同一感觉，每一个毛孔都流露出快活。”《秋天的落日》把我带进了黄昏的仙境：“我们漫步于其中的光照，是这样的纯美与熠熠，满目衰草树叶，一片金黄，晃晃之中又是这般柔和恬静，没有一丝涟漪，一息呜咽。我想我从来不曾沐浴过这么优美的金色光波……”

这样静谧的黄昏，我在哪里见过呢？是在一幅画卷上？依稀记得一幅画黄昏的风景画，画面淡褪了一切绚丽的色彩，晚霞显得更加娇媚与神秘，恬静淡然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。

这样静谧的黄昏，我还在哪里见过呢？等我脑海中播放的电影一幕幕闪过，夜色也已完全笼罩了大地，周围的树木、庄稼模糊了身影。月亮弯弯的，远远近近房子里亮起灯光。真舍不得这静谧的黄昏消逝。但是，如果黄昏不为夜晚让路，明天的朝阳又怎么升起？我爱这座从白天通向黑夜的桥梁，我爱这条联结光明和黑暗的纽带，我爱这段从喧嚣通向沉寂的道路。想着这些，我把自己融入了沉沉夜色，走向回去的路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# 雨后即景

□莫测

远在黄水的山里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偏东雨，并且还随处可见雨水的影子。

雨水湿润了空气，湿润了草木，湿润了土地，也湿润了我燥热的心境。我踩着温柔清芳的汪汪积水，好像踩着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、规格各异的水银镜片。从镜片之中，可以看见乱云飞渡的蓝天和摇曳舞动的灌木。刚被雨儿吻过的树叶，腮边还闪烁着激动的泪花。吻痕是那样深情，那样真挚，那样情意绵绵。羞得柳枝垂下了头，羞得芭蕉掩去了脸。

薄如蝉翼、灵动活泼、如锦似缎的云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了山岭沟壑、峡谷密林。她们似乎早有约定，东一团，西一缕，悄悄地从山麓、岩缝、沟坎中跑出来，相会于低空。然后互相拥着抱着唱着跳着，聚集成了一座座的云海，把山峦、树木、村庄、道路，全部淹没其中。她们在干什么呢？在过滤空气，在洗涤山川，在沐浴草木？我不知道。我站在山的肩头上，等待云烟把我一起淹没，一起包围，一起融化。但是，云烟忸怩怩怩，不即不离，只在我身边羞羞答答地环绕、观望，就是不靠近我，似乎在躲着我。

一会儿，云烟氤氲，结伴而行，潮水般涌向天际，与高空的彩云融为一体，使整个天地一片混沌，一片朦胧，一片迷茫。看不清哪是天，哪是地，哪是雾，哪是云。不知是天覆盖了地，还是地吞没了天。

这云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地心冒出来的，是从草木中蒸发出来的，是被那场偏东雨浇出来的，还是雨霁天晴的象征？总之，它不是农家房顶那袅袅炊烟，也不是风儿吹下的云彩锦缎。

松树湿漉漉的，每根松针上都有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儿，它们多像一双双扑闪着眸子啊。它们是在留恋刚才那一场偏东雨

呢？还是与我一样，在欣赏雨后的山川，在呼吸洁净如洗的空气？

每一片树叶，每一根青草，都像那刚出浴的少女，一尘不染、冰清玉洁、光彩照人。一股朝气蓬勃、青春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看着它们，自己似乎回到了年轻时代。

偶尔，脸上掠过几丝清凉的微风。风是那样浸透柔嫩，那样入骨爽心，似乎身处溶洞，漫步冰川。从火炉中逃出的我顿时感到了满满的舒爽惬意。那微风，似乎不是吹来的，不是刮来的，我甚至怀疑它是天仙专门召唤来降热伏暑的。

半小时左右，天和地终于分离开来。但分得依依不舍，分得牵肠挂肚。云烟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有的刚迈开步子，又转身拉住云的衣裳不肯松手。有的停在空中，左右徘徊，不愿挪步，满脸都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忧伤与牵挂。

西面，太阳伸出巨手，拨开云层，横空出世般把透明、绚丽的阳光洒向大地。把山峦峻岭森林大地从厚重密集的云烟中一一解救了出来。此刻，我看清了，云烟醉入了树林的怀抱，钻进了群山的褶皱。远山一片深绿，绿得沉静，绿得庄重，绿得厚实。似乎那绵延起伏的群山，都穿上了统一的国服。

近处，那些淡黄的剑竹、山杏，瓦灰的塔松、垂柳，墨绿的含笑、榕树，以及各种叫不上名的小草、小树、小花，它们刚从雾障中出来，在阳光的辉映下，浑身上下挥金洒银，熠熠生辉，似乎在尽情地享受着雨露阳光。

刹那间，天空变了。变高了，变远了，变宽了，变得无边无际、纤尘不染了，只有几朵流动的云雕急急忙忙向北方飘逸而去。飘着飘着，云雕也不见了，剩下了满天深蓝、万里晴空和明朗、爽朗的好心情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）



能懂的诗

## 阳台上(外二首)

□波吒

阳台上我看天  
你也看天  
可惜天空  
很窄

站得高  
未必一定看得远  
这地球太拥挤了  
刚刚摆脱目光与目光的对峙  
一堵高墙又把彼此分割——  
阳台与阳台  
距离很近  
鸿沟都很深……

## 蝉

更多的时候是沉默  
沉默中积蓄着振聋发聩  
回荡天宇的一鸣——  
叫意志消沉者振作  
使白日做梦者心惊

小小的蝉短暂的生命里  
一声声反复提示着人们：  
谁说弱者  
发不出强音

## 无题

有鱼游在水底  
有花开在野地  
这是一种存在，与我们  
看得见、看不见的  
眼睛，没有关系

每个人活着的目的  
就是拼命地证实  
自己的存在  
与我们听得见、听不见的  
耳朵，没有关系

有时，自己也很孤独  
孤独时常常对着自己的影子  
才生怀疑……  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# 童年泳事

□沈治鹏

家乡穿城而过的池水河曾经是护城河。儿时，一溪碧水从东门桥蜿蜒而下，绕着红砂石高筑的城墙，流经南门桥折向西边，穿过西门桥，汇入濑溪河。

南门桥和西门桥拐弯处，由于连年洪水冲刷，形成两三米的深潭，其余河段平时是深不过膝的浅浅河水。拿着撮箕在河里捉鱼捉虾，搬开石头捉螃蟹，是儿时夏天最神秘的探险和童趣。

在东门城墙边，有座红砂石砌的石堰。石堰不到两米高，拦水约一米深。每到夏天，大大小小的孩子就在水里游泳嬉戏。胆儿大的，从堰坎上直接跃入水里，潇洒的姿势羡煞围观的小孩。

大人是会严惩私自下河洗澡的，艳羡只能深埋心底。在浅浅的河段捉鱼虾，本已触及底线，所以我和小伙伴乖乖地快乐着自己的快乐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，突然觉得长大了。多次与同巷子住的勇勇、三三几个小伙伴密商，决定哪天放学后到堰口去洗澡。

一个仲夏的午后来到堰口，勇敢地脱个精光后，就你看我我看你，都不敢第一个下水。无奈，只得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裁决。胖嘟嘟的三三嚼着厚厚的嘴唇，瞪着不服气的大眼第一个下了水。

刚下水有点紧张。水齐胸时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漂起来，本能地一阵狗刨式乱扑腾，居然能游出一两米远，惊喜战胜了恐惧。柔柔的水草滑过肌肤，无数的小鱼在四周悠游，兴奋的小伙伴很快就打起水仗来。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知不觉暮色笼罩小河。慌忙爬上岸，胡乱在腿上手臂上抹上泥土，穿上衣服，伪装成在其他什么地方疯玩过似的样子，回家后好蒙混过关。

天气渐渐转凉，下水不久便冷得嘴唇发紫，上岸风一吹，牙齿不停打架，鸡皮疙瘩布满全身。这时，小伙伴们已摸索到一点游

泳技巧，瘾特大。虽说是狗刨式，可胆子大的已能游到河对岸了。过瘾与寒颤摆在面前。坚持还是放弃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
不甘心的三三说，下次干脆从家里偷点酒来喝，这样就不冷了。可我们是喝酒的料吗？在抓耳挠腮之际，肤黑精瘦的勇勇说，吃泡海椒可以噻？众人恍然大悟。泡菜坛子家家有，泡椒一人带一次，大人不易察觉。于是，伙伴们为自己的惊人发现欢呼雀跃。

放学后，一如既往齐聚堰口。三三从书包里拿出玻璃瓶，旋开盖子，一人拈一个泡海椒，毫不犹豫地放进嘴里嚼起来——平时家里炒菜有一点海椒都喊辣怕伸筷子，现在却吃得津津有味。不一会儿，个个满脸通红，像吹足气的气球，浑身通泰，热血沸腾，扑通扑通跳进水里。感觉冷了，爬上岸吃一个泡海椒热身。如此往返，直到冷得不行了，才恋恋不舍打道回府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长满水草的护城河里学会了游泳，在城墙边的小河里快乐成长。

当小伙伴渐渐长大成人，护城河早变了模样。曾经飘荡着银铃般欢笑声的护城河，变成了一脸严肃中规中矩的池水河。

二十多年前，勇勇无缘无故失联了。十年前，三三也驾鹤西去。物非，人亦非，真是造化弄人。

今夜皓月当空，漫步莲花桥上，月光温情脉脉，星星狡黠地眨着眼睛。仰望亘古不变的天空，徐志摩的诗在月夜里飘荡：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；在“池河”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！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